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四〇

田間文集三十卷田間詩集二十八卷 錢澄之撰

栖雲閣詩十六卷拾遺三卷 高珩撰

一

五三五

田間文集序

蜀唐甄撰

出於險終於窮不喪所守而能成其學吾罕見其人飲
光先生有焉在昔南京嗣位閹孽緣作猛獸出檻將肆
堅人先生亡匿吳中且夕不保清側之兵突與鉤黨之
捕乃緩已而南京潰避之福州又之桂林周旋五載天
之所廢不可復支於是髡緇間行歸老江村其志良苦
矣嗟乎以先生之才顯名數十年交游徧京省公卿折
節士林景從孰不樂爲之先後者惟時徵召之命徧於
巖穴而先生晦迹遠引能令當世薦賢者尚不之及可
曰田間文集序

謂善藏其用者矣先生通六藝尤長於易與詩進退百
家尤好屈莊之書自甲申以來遭大變蒙大難竄瘴鄉
能善其用不瑕不害以至於老蓋以易制行貞而不至
於固以詩用情和而不至於流又能以濠上之懷濟澤
畔之志與之處者無貴賤方圓莫不敬而愛之以是善
全其身而免於難其得於學者然也先生註二經二子
成負書至吳郡并手次其文曰田間文集凡三十卷詩
別編焉諸公助之雕版畢成余讀其文而論之曰文不
可以僞爲也不學而強爲之者僞也優偶衣冠雖似非
真駢拇枝指雖真不正言不已出而塗飾之者譬則優

田間文集

偶也言出於己而雜亂無章者譬則駢枝也若是者皆
不學之過也我之所謂學者法乎自然色象天成非如
雕刻丹青模而可就今世之所謂學者誤矣多誦廣記
博證肆辨附綴多端自謂雄文蓋世而不知其犯吾二
譬也先生遵變革行患難立身之善處世之宜自少至
老所歷多矣易言精潔詩言典雅屈言愷惻莊言高蕩
所陶習者淡矣其爲人如彼其所學如此皆本性達情
無所庸其支飾故其爲文如泉之流清瑩可鑑甘潔可
飲繁紆不滯以達於江海使讀之者目明而心開吾甚
樂觀而亟有取焉蓋有是人乃有是學有是學乃有是
田間文集序

文文豈可以強作乎

序

長洲韓 奕撰

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蓋文未有不
肯乎博者而要必有所尤好者以名其家以孔子之聖
晚而尤好易也漢時經說繁盛各有專師故有漢於易
者有漢於詩者有漢於書禮樂春秋者其於他經豈有
所不聞而必專一經以貫其餘措諸行事而寓諸文辭
終不易其所得力者則精之至也龍眠錢田間先生當
吾世學之博者鮮及焉自少負盛名爲諸生祭酒遭明
季根株黨人以最著名字幾不免跳身遠游崎嶇喪亂

間問文集

韓序

一

之餘卷懷孱王之世與時消息全生遠害其用至妙弗
易聞也余晚而獲奉教蓋先生之學於易精矣汎濫出
入於京邸以來諸家務及於象緯曆律奇門太乙之書
後乃歸諸程朱子著易學一編開闢發明得經本趣盡
蘊乎其能尊聞行知者於是知先生遜之肥也節之弗
苦也由其平日之講習切究而然也既先生出其所著
古文視余屬之作序抑余何敢序先生然幸甚得受而
讀之廣大渾涵靡體不具而馳騁諸宿亦得之易爲多
發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非碎義巧說營疊浸漬者比
於是又知先生之於易不獨以之持身以之立教卽其

小文單辭固弗有旁通發揮之趣也抑又嘗論之古文
之廢久矣惟剽竊擬似之是思朱子嘗歎退之荅李翊
子厚荅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而但求文字言語
聲響之工爲可惜夫古人言語聲響必已出抑猶求也
況襲古人之言語聲響以求工不尤末乎先生之文明
理而止爾辭達而止爾意雅不欲附一家絕去塗飾單
行孤詣余得仍舉易之一言以蔽之曰賁无色也无色
故无所不受其先生之文乎先生又著有詩學余尚未
卒讀嘗讀先生之詩冲澹澹粹出於自然度王孟而及
陶矣余又將以无色者蔽先生之詩也

間問文集

韓序

二

田間文集目錄

桐城錢澄之飲光氏著

第一卷

論

第二卷

論

第三卷

論

第四卷

書

田間文集

目錄

一

第五卷

書

第六卷

書

第七卷

議

第八卷

說

第九卷

記

第十卷

記

第十一卷

碑記

第十二卷

序

第十三卷

序

第十四卷

序

田間文集

目錄

二

第十五卷

序

第十六卷

引

第十七卷

贈序

第十八卷

壽序

第十九卷

壽序

清代詩文集彙編

第二十卷

題跋 書後

第二十一卷

傳

第二十二卷

墓誌銘

第二十三卷

墓誌銘 墓碑誌 增銘

第二十四卷

墓表

日知錄

第二十五卷

祭文 哀辭

第二十六卷

雜文

第二十七卷

雜文

第二十八卷

雜文

第二十九卷

行略

第三十卷

行略

田間文集目錄

日知錄

田間文集卷第一

論

伯夷論



太史公爲伯夷列傳於首陽餓死一事反復致慨若淡悲其遇者而以孔子求仁無怨之語爲疑遷殆以夷齊淡於怨者也夫遷亦知仁爲何物乎不知仁安知夷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夷齊以讓國而逃以恥食周粟而死孔子之仁夷齊正以其逃而至於死也而遷卽以一死疑其怨夫遷以夷齊之怨爲殷耶周耶夷齊本世受國恩旣已田間文集卷一
避紂而歸西伯其不足於殷紂久矣至於首陽之死則知有殷而不知有周知有君而不知爲紂使知爲紂而死之則猶有不得已而死之心謂之怨可也孔子曰不念舊惡蓋已忘乎紂之爲紂矣嗚呼方夷齊之逃也誰爲迫之其餓而死也又誰爲驅之而若有不得不逃不得不死者其中必有迫之切而驅之至者此卽仁之爲也今夫怨之生也由有求而不得遂則怨夷齊之死夷齊自求之也豈惟求死於首陽之日當扣馬而諫之時其所以求之極矣方左右欲兵之而太公以爲義士扶而去之甚矣太公之知夷齊不如左右也迨至求左右

之兵而不得始轉求於首陽之餓則事亦愈難而節亦愈苦矣西山之詩猶之扣馬之語凡以自明其不得不死之心且以存天下萬世不得不死之心也而遷以爲怨謬矣遷以夷齊之餓死爲天道之無憑而因以顏回之屢空天死盜跖之肝人壽終皆致疑於天之報施善人爲不足信如遷所見則將以孔光之生賢於龔勝之死華歆之達賢於管寧之窮宋留李之視顏賢於文謝之殉節矣此數君子者其幽囚死辱皆百計以求久而後得之也亦可以爲有怨而歸過於天耶遷重身名而不知節義故史記極稱季布而不爲鄭君立傳季布爲田間文集卷一
楚將數窘高帝帝購之急布俠士何難一死以報楚至髡鉗爲奴卒用朱家謀因滕公謝上受漢官顯名於漢是不可以已乎鄭君亦嘗一爲籍將籍死高帝令諸故項氏臣悉名籍惟鄭君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廷鄭君如遷所論則季布之顯名賢於鄭君之放逐矣遷求夷齊之死而不得其故乃引賈生之言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則似以夷齊之死爲求名者而曰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遷所知者名而已彼烏知有仁而可與論夷齊之士哉

管仲王佐才也而其時不得不出於霸孔子於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獨心折仲其贊仲功至矣而忽有器小之論議者遂謂聖人以霸佐小之夫聖人而欲仲輔其君以成王業也將誰輔乎若輔齊桓以王是遂無周矣若輔周周是時其勢尚不能比於列國而欲因之興禮樂教化以息諸侯之侵并哉其強梁之志而上奉一王之尊仲能之乎亡論仲卽孔子能之乎仲知山東之國齊爲大列國之君桓公爲賢桓公可霸也欲匡周室計惟有霸齊霸齊而後周之統以尊周統尊而後周之王業或可以漸興乎易曰變通者趨時者也仲可謂知時達

印問文集

卷一

七

變乃心王室者矣當桓公未稱霸之先天王至於求車求金貧弱已極繻葛之戰鄒伯射王中肩此周何等時也自仲贊桓公以禮尊王毋敢隕越而天下君臣之義以明迨至晉文公有大勳於周一請隨而襄王能引先王之典禮以拒之君臣之分凜然終五霸之世天下其戴周爲其主誰之功耶吾故曰使仲在周初畢散之列也於宣王中興亦方召之亞也使畢散方召當仲之世其功亦不過與仲等也而曰仲非王佐之才豈信論乎夫仲之事豈惟孔子所不譏使孔子得志亦將爲仲之所爲能霸而不能王也何以知之觀聖人周游列國皇

皇求仕而未嘗求仕於周知天下之勢在列國而不在周也其意亦欲得列國之政行管子之事以中興周室故不覺發歎於佛肸之召而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未嘗一日忘周也史記稱孔子相魯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魯必霸此見當時諸侯之從服固在霸矣然使孔子遭管仲之時得管仲之君其所就必有大過於仲者以桓公之威令諸侯之秉承聖人因時乘勢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爲之霸主者一切奉行天子之賞罰如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庶乎文武方策之政不難再舉決不以周之不足有爲但一尊之而已也仲蓋

印問文集

卷一

四

以周本不足有爲陵夷如此而吾能尊之吾事止矣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蓋演惜其止也至於孟子之世周益微諸侯益大宗周之事又不可行矣齊威王一朝周周人責以禮遂勃然怒叱之曰汝母婢也以爲天下笑當斯時而欲如桓公率諸侯以朝天子亦猶當管仲之時而欲輔周室以興王業其不可一也是故霸之事不可行於戰國也戰國之圖霸者徒思廣土地以殺人民耳孟子以救民爲心必先黜霸黜霸則不得不首黜管仲而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然至於稱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載書歷然則管子之功亦正不可誣矣

說者謂孟子不知有周歷說齊梁以王然觀孟子之陳王政肯以文王爲師曾不以改命之事望諸齊梁則猶未忍絕周也使在孔子之世目擊周事必以孔子之心爲心豈真以管仲爲不足道哉

管仲論二

自管仲相桓公合諸侯尊周室訖春秋之世霸主迭興諸侯朝王王亦能引先王故事以責諸侯之禮當是時天下始知有周羣奉爲共主皆自桓公倡之管仲之功也而子貢輩區區以不死子糾之節責之何其固哉聖人亟稱其功而略其節以死節事關一身而不死所係

田間文集

卷一

五

者在天下也他日又曰管仲之器小哉蓋以聖人視之而仲器爲小蓋淡惜之也夫仲之功雖大而其治純任智術其得諸侯也一以術籠之而未嘗以道也是故其心甚勞事甚繁經營十數年而後能得志於天下若聖人相魯三月而魯大治略不見其施爲之迹至於男女異路道不拾遺而三家拱手以聽其所爲此其潛移默化之妙神明不測非大聖以下之可窺豈仲之所及哉吾觀周之盛時太史采風諸侯述職皆陳詩於王以觀其政之得失而行賞罰焉自王迹熄而采風廢而春秋特列國聲詩猶籍於王府而傳諸四國士大夫皆能

賦之豈非自仲算王以後其脩侯職而陳詩之典猶不廢乎而不能使賞罰之權操之天子是有其尊之之名而無其尊之之實也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賞罰其大端也設使聖人相魯有仲之得君之專任事之久諸侯懷德畏威因而佐魯君以諸侯朝王禮樂征伐之出自天子也必矣於何知之於相魯知之魯之有三家不亞於王室之有諸侯其不聽命也久矣一旦欲強公室弱三家而墜三都三家皆聽墜焉其不墮者天也以服三家者服諸侯何難舉先王巡狩述職之典使天子得行其賞罰乎而仲不能亦仲之器不足以

田間文集

卷二

六

辦此謂之器小惟聖人爲能小之也仲之器祇能借尊周以霸齊而聖人則實能用魯以興周也讓者謂桓公多內寵仲不能諫有豎刁諸佞仲不能除身死之後公歿齊國大亂以爲仲過嗚呼此仲之任智術之過也仲之志在得齊以有爲則必得君之專而後能爲其所欲爲故一切聽之而謂皆不足以害霸亦欲及其身以成其志耳至於身後之成敗古豪傑之士固不計也武侯死黃皓用而後主降魏王猛死慕容垂聽而苻堅亡國豈足以是病亮與猛哉嗟乎武侯之興漢管仲之興周皆爲之於無可爲之日雖用不同而其志則一也

申包胥論

春秋時齊桓公存三亡國邢還如歸衛國忘亡天下稱義焉衛人木桃之詩所以誦也至於吳之入楚楚且亡矣秦哀公以兵車五百乘救之破吳復楚楚後益昌與存亡者何異而楚未聞有以報秦秦亦不聞責報於楚後世未嘗以哀公與桓公並稱何也余嘗攷而論之桓公之遷邢封衛桓公之義也彼蓋以義舉而服諸侯也秦之救楚非秦義也秦固感於包胥之義而起者也楚昭王母秦女也王子哀公甥也昭王奔隨吳師從之命在旦夕乃使胥乞師於秦其亦恃秦楚有舅甥之誼乎

包胥文像 卷一 論

楚包胥致命秦伯使人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楚請何急秦應何緩秦之不念其所出也可知矣包胥知秦伯之無意於楚也楚之勢必亡也立依於庭牆而哭之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當是時胥志在必死而已七日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然則秦師之出非爲楚也爲胥也吳師新勝其氣方銳秦子蒲子虎一戰而挫之豈秦帥勇哉胥義以鼓之勇也五百乘兵之用命胥義以激之用命也皆爲胥也秦庭一哭而使秦之君臣將士毅然與之同仇不自知其憤而憤義之感人如此哉豈惟秦師卽楚之敗軍

之將如子西子期者收合餘燼以致死於吳而士卒之氣亦以再振胥有以振之也是故楚之復直胥一人復之而已雖然秦之義何可蔑也夫以義感人與爲義所感而興於義者其義一也且包胥之初請於秦也曰違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蓋撫之世以事君卽昭王之命胥應如是矣當其時楚國已亡其地皆吳土也吳師既去秦據楚而有之以號召於南國曰吾取之於吳非取之於楚也豈曰無辭而況包胥之前言猶在耳乎而秦不爲也楚王復國秦師遂歸割地輸幣之說曾不與譁然則非獨包胥義也

包胥文像 卷一 論

秦亦義焉後世若南齊雲之乞師於賀蘭進明其義豈減包胥哉而卒不能激之以救睢陽至於劉璋迎劉備以擊張魯未與魯戰而先滅成都古今之不義未有甚於備者若秦之不利人國不望人報以義興師何必遷於齊桓哉嗚呼世之請兵報仇而能復其國者蓋亦鮮矣後代惟唐肅宗借兵於回紇克復兩都用以中興由今論之回紇亦可謂義矣

蘭相如論

蘭相如勇士也其氣可奪三軍之衆而凌萬乘之主以死殉節不辱君命者也若謂有功於國家吾不信矣王

弁州氏謂相如完璧事甚危足以禍趙而輕解其渑池之勳謬矣夫趙以璧予秦秦弗予趙城曲在秦相如完璧歸趙卽相如危趙弗危也使秦更遣使責璧於趙而趙有詞矣曰趙之璧天下所共寶也秦以十五城易趙璧天下所共聞也趙畏秦之威不敢愛璧敬獻之秦謂秦之必不欺趙也今璧已入秦秦城不出是秦自失其信使臣寧死不辱君命故以璧歸若秦必欲璧則願先得十五城而後奉璧秦王唯主其不以璧故負不直之聲激諸侯之怒而堅其合從之約明矣至於渑池之會何爲者耶秦連歲攻趙其於趙非有兄弟之好而仇讐也苟可以得志於趙何所不至一旦欲與趙王會於西河之外當是時秦趙不相及非如項羽之力足以破殺沛公不得不至鴻門自解於羽也又非若郭子儀之素有恩信於同紂一旦出其不意免胄造藥萬羅營而與之定盟而返也彼皆於不得已之時而出此急計耳今秦王欲會趙王不欲行趙何難辭諸秦亦無以加於趙而頗相如計曰不行示之以弱且怯也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虎欲齧人而人避之亦可嫌人弱耶夫不肯示弱與怯此頗與相如臣子之所當自盟者也而欲以是效諸君使之輕於一擲乎願送王至境與王決請

立後以絕秦望是頗與相如亦共知此行甚危矣然使其君無故而屢至危守者以之建功從者以之顯節謀國者固如是耶頗爲此語亦欲以壯相如之氣使不見奪於秦之要劫而相如亦恃頗語以毋所顧惜而氣益壯於是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不肯則欲以頸血爭之夫相如則壯矣彼視其君不猶之腐鼠哉晉平公與齊景公投壺穆子曰寡君中此爲諸侯師景公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齊未嘗敢與晉抗也而晉臣猶曰齊弱晉矣不可不示之以威而況虎狼之秦哉夫秦趙之不敵久矣即使爲敵晉楚之盟趙武且讓楚再先於晉春秋不以晉爲弱秦趙之會趙卽不讓秦天下亦豈以趙爲強於秦秦亦豈遂不加兵於趙哉以秦爲可信也相如之從趙王則當如孔子相魯侯夾谷之會以禮折齊之非禮可也固不必用壯矣以秦爲不可信也則渑池之會是亦不可以己乎相如之用壯其志在捐軀耳獨不爲君計哉使秦左右果刃相如豈真一叱之所能止吾不知其置趙王於何所也是故秦昭王之能容相如與齊桓公之容曹沫其度量皆足以霸其難在兩君不在相如與沫也且壯豈可以數用哉方相如於秦庭持璧睨柱頭且與璧俱碎彼知秦王之淡

愛璧也愛璧則不得急相如今秦王豈有愛於趙王哉而復蹈擊柱之故智誤矣且相如之以死爭璧也必使人先歸璧於趙而後請死今趙王猶在坐也而以一死激秦怒是相如重趙王不如其重璧也秦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此猶市井小兒之爭口語必求勝一語爲能耳何所取哉何所取哉

田光侯麻論

古人以身許人未嘗輕用其死必以死濟其人之事事不濟則死之末有如侯生田光之謀甫定而身先死者

田光侯麻論

士

既非以死濟事又非因事不濟而死吾嘗論之蓋有不得不死者光之死史稱其自殺以激荆軻光亦自謂以死明不言夫軻已許太子矣忍用激之太子之謀實容皆知之不泄光豈不足自信而必以死明之乎曰太子遣刺客入秦客未有能往而復返者光舉軻自代是舉之代其死也故先以一死償詞以明己之非愛其死於太子耳侯麻爲信陵君盡計竊虎符奪晉鄙軍以救趙計定度公子至軍卽自刎以死或曰麻竊符殺鄙之謀卽公子行後事且發公子且不忍鄙之死而忍麻之死乎故麻先死以絕公子之顧念或曰晉鄙嗟惜宿將

魏國賴之麻以朱亥隨公子往擊鄙也公子爲之泣泣蓋傷鄙之死矣麻曰臣度公子至鄙軍之日北向自刎以送公子是鄙死之日卽麻死之期也麻豈償鄙死哉蓋以死償公子之泣耳二者之說皆近似之而非也夫光與麻皆所謂義士也義士與策士不同策士期於成人之事義士期於成人之志成成人之事者必圖其有利而無害成人之志者雖害百而利一猶將圖之蓋不如是不足以成其志也至於志已成而害隨之則爲其計者固非一死下足以謝之矣若太子丹之刺秦魏公子之救趙此皆天下之至危而光與麻爲之計皆一往而無復後圖者也夫丹以不忍秦王之小忿而欲遣刺客以快其私怨豈爲國家計哉然其志決矣光豈不知軻之入秦適以速禍然所欲成者太子之志而已魏公子不顧其國而欲救趙以取信於趙勝旣不能得諸魏王而欲與賓客赴秦軍與趙俱死此其志不救不已麻以爲非竊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必不能救趙然使公子以救趙之故而至於竊王之符奪王之軍殺王之宿將以樹怨於強秦則不謂之負魏不可公子却秦存趙之後其不能自歸於魏也明矣麻固知之而欲成公子之志計無有出於此者夫以光之計遣軻入秦而速燕之

滅王之擄太子之誅以稟之計竊待奉軍而使公子負國之名陷出亡之禍於兩君之志得矣於其國家何於其父兄何此二人者所爲以計成其志而卽以死謝其父兄國家也光死於荆軻入宮之初羸死於晉鄙殞命之日蓋以軻一諾鄙一死而兩君之志成矣志以成則所以謝其父兄國家者固不容緩吾故曰兩人有不得不死者也

陳涉論

太史公列陳涉爲世家在漢功臣之前徒以其首發難耳而不立論但云陳涉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

田間文集

卷一

七

亡秦由涉首事也涉之爲涉盡此數語耳至其計畫畧置無一足取者獨是起事之功皆由吳廣事既成而廣乃推勝爲主豈勝亦有過人者耶抑如陳嬰母懼爲世所指名故以讓勝耶夫勝自起斬至陳相去不數百里遂自立爲王此豈有大志者哉勝蓋鄉里小人也纔得一城人爭奉之爲主生平鴻鵠之志於此足矣且起兵以來未嘗見強秦一將卽稱王亦草澤旦夕竊號耳而乃以宮殿曜帳誇其故人備耕者其與傭耕者叩宮遮道之見相去幾何哉雖然勝之王不足異彼其時不王不足以監諸將三老豪傑之言是矣所可異者旣王之

後曾不出陳郭門一步但遣將四出而已儼然漢居亨王者之奉此以知其決無成耳古今初業中興之主皆身經百戰冒矢石蹈死亡未有不躬履行間而能坐議廟堂以成功者也高帝不己王漢乎其與項羽決戰瀕於死者數矣及至羽滅天下已定帝貴爲天子而且擊滅荼利幾韓王信及陳稀黥布猶必親自將兵不以委之諸將卒爲布兵流矢所中病以死彼豈好戰而樂危哉誠不如是不足以定天下也天下草創之初其帝王名位皆一時權相推奉凡欲爲其所爲者甚衆乃拱手而假人以兵保其無異志哉卽無異志而已泰然而享其成其何以責人之爲我效死也而況於勝其才智遠出諸將下又相奉未久乃欲居中御外出號令行賞罰使一時之豪傑爭爲己用豈不愚哉是故勝所遣出之將不自立爲王卽互相誅滅未聞有始終遵勝令者其勢然也設使勝能聽張耳陳餘計遣人立六國後自樹黨援六國必德勝推勝爲盟主使六國自戰其地爲秦敵者衆勝雖據陳不出猶可假名號數年以待真主不至於王六月而遂滅也然勝猜忌其不肯立六國後張耳見之早矣周市旣定魏請立魏咎爲王使者五反始遣之國吾不知勝何心也勝豈惟不欲立六國後武臣

田間文集

卷一

七

王趙輒捕繫其家室葛嬰立襄強爲楚王既殺之猶不免於誅秦嘉之立景駒必俟勝敗死之後以吳廣爲假王廣守滎陽未有敗劔田臧矯涉令殺之獻其首於涉涉卽時拜臧爲上將則謂勝實令臧殺廣可也以勝妄庸如彼猜忍如此天下豪傑有肯爲勝用者乎而太史公謂其所遣侯王將相竟亡秦以爲涉功夫涉所遣亡秦者非涉能擇而遣之也當是時涉初發難爲天下先天下侯王將相之才爭聚於涉涉所遣者無不足以亡秦若如涉者烏能亡秦哉

范增論

田間文集

卷一

論

漢高帝言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卒爲吾禽論者以不用增爲羽罪自吾觀之羽何嘗不用增哉其不用者惟於鴻門不聽增殺沛公耳吾不知增之欲殺沛公以何名也沛公之言諸項伯曰吾入關秋毫無所犯耕吏民封府庫還軍霸上而待將軍守關者備他盜耳此非妄詞也項伯謂羽人有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此非不忠於羽也夫沛公何罪於羽何仇既無夫差句踐之釁又無纖毫疑似之罪以致諸侯之討羽初八關而卽勸其誅首功之人其誅無名將何以服諸侯而爲之盟主羽不聽是也懷王爲卽所勸立增非羽將而懷

王將也懷王之約曰先入關者王之今欲負約而殺沛公是背懷王者自增始矣羽之伴耳懷王爲義帝而實不用其命者增啓之也且增亦知奪沛公之關中而猶恐諸侯以負約而叛之不知何以欲殺沛公於鴻門而不慮諸侯叛也夫奪關中而以巴蜀漢中王沛公者增陰謀也羽聽之榮陽之圍勸項王急擊勿釋者增策也羽亦聽之凡增之所以圖漢而出之有名者羽未嘗不用也卽增去羽侵漢王亦自以討趙出耳羽未嘗棄增策而縱之也而奈何謂羽有增而不能用哉羽之不用增自漢間之也夫增之所以事羽猶待漢間而羽始稍奪其權則羽亦可謂能容增之至矣增初從項梁起又與羽同爲楚將救趙彼於羽益以僚友自待而未嘗有君臣之分也史序項王與沛公飲於鴻門項王東向坐亞父西向坐亞父者范增也噫嘻亢矣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是時良猶韓將也而以臣禮待沛公吾不知增目之何以自安於項氏耶迨沛公既去而使良獻璧於項王獻玉斗於增增置之地拔劔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增所唉之豎子非羽乎而羽絕不聞有怒也羽聞沐猴而冠之說卽時烹殺之至於增之聲色獨能忍之羽所以尊事增可知衆稱羽仁愛恭故良不誣

也觀增之所以待羽卽知其所以待羽之左右其左右能堪之乎陳平之間何難於行其更持惡草具以待羽使者不過借使者之歸報以信左右之語耳史謂羽疑增與漢有私是大不然夫勸羽圖漢者增也豈有私之而反圖之羽必不以此疑增漢亦必不以此間楚漢之間楚必曰漢所畏者增耳不畏羽也其能操縱乎漢者非羽也增也故分別進具於使者所以顯示其重增而輕羽也增既以圖漢爲己計漢又聞之則欲羽不疑增之市權於漢也得乎故奪增之權而聽其去卒不解榮陽之圍羽疑增之故益在此矣以增之大怒去羽行

田間文集

卷一

七

留侯論

方陳勝發難之初張耳陳餘勸勝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勝不能用不旋踵而亡迨項梁起兵范增亟勸立楚後以從民望子房亦請立韓公子成爲王益多樹黨雖志在報韓然其策亦未嘗有異於耳餘也及漢榮陽之困酈食其謀立六國後以撓楚權子房借前箸爲籌畫言其不可其事遂寢何子房爲計前後自相抵牾乎嗚呼若子房乃漢建時變者也夫秦爲無道滅六

國後天下恨之入骨髓方舉事之初以立六國爲名則入心勸附海內之豪傑義士莫不瞋目攘臂以爭起從之惟恐後項羽所云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卽此指也迨秦旣破滅天下之大勢已歸於漢與漢爭者獨一羽耳而酈生乃欲立六國以撓楚權夫六國之後能爲羽敵足以抗羽者誰乎如田氏兄弟已自爲王不待漢立之矣若猶是趙歇魏豹等輩彼亦視楚漢之勝敗爲去就耳漢王彭越之敗諸侯皆與楚而叛漢其情可見矣且楚常勝漢常敗則立六國者是爲楚樹黨爲漢樹敵也何撓楚權之有哉彼撓楚之計子房決之早矣當是時能與楚抗者獨有信布越三人耳帝以子房謀欲捐關以東地予人子房以爲必捐之此三人此三人真足以撓楚者也而酈生猶持始事之故說以進何其謬哉且帝捐關以東地予三人者非真能捐之也子房固知此三人者之終爲漢有也若立六國之後其土地既皆其故物而其人士爭歸臣其舊主事定之後漢寧能復廢之哉廢之是仍冒項羽倍約之名貽諸侯以口實而開兵端矣或曰子房始志爲韓報仇復六國卽所以復韓也今爲漢計若此獨不爲韓計乎夫子房之爲韓亦已至矣旣已求成立爲王方去漢歸成而

田間文集

卷一

七

羽竟殺成子房復何望哉子房知六國之不可以再興而韓仇不可以不報也初韓滅於秦則志在報韓之仇故從諸侯以亡秦及成誅於羽又志在報成之仇故欲從漢以滅羽爲漢計不忠則羽不滅羽不滅則成之仇不報卽謂子房始終爲韓報仇可也

淮陰侯論

傷哉淮陰侯信之見誅於呂后也高帝實無誅信意蓋帝知信之必不反也非其不反不能反也信之爲人自治兵以外至於治生涉世無一所能惟得兵而用之遂如蛟龍之得雲雨騰驤變化不可復制故信之感恩死

日聞文彙

卷十論

十

心於帝惟帝能假之兵柄以任其所爲使得畢展其能也其謝羽曰漢王授我上將印子我數萬家以信生平之大顯漢王一朝而滿之此其所以始終不肯倍漢也惟帝知之又能駕馭之故既子之兵而時輒奪其兵不欲其多也尤不欲其用之久也久則兵精兵精而多雖帝亦無以制之矣方信甫下魏破代帝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迫與張耳破趙之後信兵益振乃自稱使者晨馳入趙壁卽其臥內奪兩人軍而使信另收兵擊齊信旣已王齊會兵破楚天下已定帝卽乘其時發奪信軍而徙封於楚帝之所以防信者至矣防其有兵也信

之語帝曰臣多多益善卽帝亦自知其不知信也夫信去齊而楚不過一分封之國耳非如齊之實爲信之所自有也其士大夫皆信素所撫循而將卒吏民受其節制久矣齊知有信不知有漢也帝以楚易齊固已制信於股掌之上矣而陳平猶曰天下精兵莫如楚楚兵雖精非信素有固不能用之如齊兵之臂指使也然鍾離昧實信所昧將吏部曲存者尚多楚之豪傑皆昧所習知信急與昧發兵以反亦其勢也故昧曰漢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耳而信實無反心聞帝爲雲夢之遊遂斬昧謂帝以自明其不反帝械信至雒陽赦爲淮陰侯當是時帝其赦之矣知其無能爲也信去國去兵不過匹夫耳其在長安猶之向之淮陰市一餓夫也蓋帝至是無復防信之心矣故與信從容論諸將能否信直自伐其長無所避忌惟信亦知帝之諒其無能爲也而云與陳稀謀反冤矣夫稀與信非有平生之交又其才豈能出諸將上信視諸將如奴隸而乃獨倚稀成事乎且云第舉兵吾從中起乃謀夜詐詔赦諸官徒奴爲兵此其道至危而事涉於兒戲愚者不爲而謂信爲之乎夫信雖好用奇兵而計必出於萬全觀其出井陘時必使人間視趙知趙不用廣武君計乃引兵遂下此豈肯饒